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五

解題
濟州
薛家
牛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祿，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兔闌竹葉中，以為異，因請于主人，為宅兆，構茅而居。后數年，太夫人臨蓐，值而驟至，遣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而戶中，見舍上鴉鵲群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造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愕曰：「尤是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咨嗟而去。歲既長，垢面垂鼻，殊不聰穎。

島中薛姓故隸軍籍是年應募家出一丁口戍遼陽翁長子
深以為憂時侯十歲人以太憨生無與爲婚忽自謂兄曰
大哥啾啾得無以遺戍無人耶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
當汪此役兄喜即配婢侯遂携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
忽集途測有危崖夫妻奔避其下少間而止始復行緣及數
武崖石崩墜居人遙望兩虎躍出逼附兩人而沒侯自此勇
健非常矣辛未來頓顯後以軍功封陽武侯卅許至積啟間
襲侯某公薨無子公有遺腹曰斬以寄支代凡世封侯進御者
有娠即以此聞官遣媼泮守之既產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產後腹猶
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媼又生男應以媼派賜爵考支諱之以爲

非薛產官收諸媪械梏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趙城常

趙城媪年七十餘上子一日入山爲常所噬媪悲痛幾不欲活歸啼而訴之宰曰常何可以官法制之乎媪愈號咷不能制之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以威怒遂給之諾捉虎媪伏不去先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即問諸役誰能注之一隸名李能醜醉詣座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媪始吞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爲局姑以解媪擾耳因亦不甚爲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隸以宰從之隸集獵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索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冤苦同控遂詣東郭獄

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諫錯愕。恐被噬。常入
殊不他顧。蹲立門中。諫祝曰。如殺某子者爾也。其俯聽吾縛。遂
出縲索。繫常項。常貼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常曰。某子爾噬
之耶。常頷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嫗止子。而爾殺之。彼殘
年垂盡。何以生活。尚不能為若子也。我將赦之。常又頷之。乃釋縛。令
去。嫗方怨宰之不殺常以償子也。遂且啓扉。則有死鹿。嫗貸其
肉。鹿用以資度。自是以為常。時啣金帛。擲庭中。嫗從此致
豐裕。奉養過于其子。心竊德常。來時卧簷下。竟日不入。言相安
各無猜忌。數年嫗死。常來吼于堂中。嫗素所積。縛可營嫗族
人共瘞之。墳壘成。方常驟奔來。賓客盡逝。常直赴塚前。嗥

鳴雷動移時始去。上人主義常祠于東郭。至今猶存。

螳螂捕蛇

張姓者。偶行谿谷。聞崖上有聲甚厲。尋途登現。見巨蛇圍如碗。擺撲叢樹中。以尾擊柳。柳枝崩折。反側傾跌之狀。以有制之然。審視殊無所見。大疑。漸近臨之。則一螳螂據頂上。以刺口攫其首。攔不可去。久之蛇竟死。視額上革肉已破裂云。

○武技

李超字姓。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偶一僧來托鉢。李飽嚼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導技。請以相授。李意豁之。客舍豐。其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甚得。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

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咲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謝曰。然文人所立。僧又咲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文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上踏僧瓊。僧忽一脚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曰。此以名邀遊南北。固有其對。偶逢厓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于塲。觀者填溢。尼告眾客曰。顛耳。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塲一撲。為戲。如是三言。眾相視。這匪應者。李在側。不覺技展。意氣而進。尼便咲與合掌。繞一交手。尼便呵示。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尼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悠悠和尚汝師也。若爾。不先交手。足願拜。

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求。遂惹之，尼乃曰：「既是慈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兩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年少，喜勝，思欲敗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頓頭問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為怯，因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勝一課去。尼斷五指，下劑其股。李覺膝下如刀斧，雖仆不能起。尼笑謝曰：「孟浪迂客，幸勿罪李。與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為述往事。僧怒為曰：汝大鹵莽，惹他何為？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阮亭先生云：此尼亦殊踪跡詭異不可測。又云：李勇之技，少林為外家，武當張三峯為內家。三峯之後，有關中人王宗岳傳溫州神州同州嘉靖間人，故今兩家之傳盛于浙東。順治中王來

咸字征尚其最著者新人也兩窻無事請李超事始末因識
于後號亭書征尚之徒又有僧耳僧尼者皆僧也

小人

康熙間有術人携一楹藏小人長尺許投一錢則啟楹令出唱曲而
退至板掖穿索插入署細審小人出處初不敢言因詰之始曰
具卿族蓋讀書童子自塾中歸為術人所逐復投以藥四體暴
然波遂携之以為戲具宰怒杖殺術人

秦生

萊州秦生製藥酒悞投毒味未忍傾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遺
意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啟封嗅之芳烈噴溢腸痺涎流不可

制止取錢將嘗。妻苦勸諫。生咲曰。快飲而死。勝於饑渴而死多矣。一錢既盡。倒瓶再解。妻覆其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斗飲之。少時腹痛。口噤。中夜而卒。妻號泣。為殮棺木。行入殮。次夜忽有美人入。身不滿三尺。逕就寢。以甌水灌之。豁然頓甦。而詰之曰。我狐仙也。適丈夫入陳。承劫酒醉死。往救而歸。偶過君家。彼伶君子與之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邱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法。輾轉不可復忍。因思代之以醋。謀諸婦。嗤之。邱周強之。乃喂醢以進。壺既盡。始解衣甘寢。次日。媪盃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襄宸。詰知其故。因疑媪不肯為。凡謀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蓄醋無多。昨

夜已盡其半。恐再一盞，則醅極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
與初濃，即毒藥甘之。況醋乎。此亦可以博矣。

○○○ 錫頭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遊于楚，過六河，休于旅舍。乃步
門外，遇里戚趙刺樸，大賈也。常數年不歸，見王相執甚歡，便邀
臨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立却步。趙曳之，又隔窓呼娘子去。王
乃入，趙具酒饌，話溫涼。王問此何處，所答云：此是小構欄。余固久客，
暫假休養。話間，娘子頻來出入，王跼促不安，離席告別。趙強
捉令坐，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頻頷，眉目含情，儀
容嫵婉，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麗者何人。趙

曰此媼次女小字頭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啗媼。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搗哀免。今尚待聘耳。王聞言。俛首嘿然。痴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倘垂意。當作冰簪。王撫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盡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拜謝。趙出。聲資而至。得五數。強趙致媼。媼果少之。頭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作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却財神去。媼以女性拘執。但得允從。即甚歡喜。遂諾之。使婢邀王。即趙難中悔。加金付媼。王與女歡愛甚至。既謂王曰。妾

烟花下流不堪匹敵。既蒙縫紵，義即至重。君傾囊傳此一宵，惟明日如何。王泫然悲哽。女曰：勿悲。妾委風塵，實非所願。顧未有敦篤如君可託者，請以宵遁。王喜，遽起。女亦起，聽譙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装，草草借出，叩主人扉。王故從雙衛，托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肢，並鹽耳上，縱轡極馳，目不容啓。耳後但聞風鳴。天明至漢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無快乎？妾非人，狐耳。母貪淫，日遭虐過，心所積愆。今穿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恙。王畧無疑。王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曰：何必此慮。今市貨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

可自給。可鬻驢子作資本。王如言。即門前設小肆。王與僕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顧贖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媪。王自是不著犢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自至耳。夜已央。自度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媪子排闥入。女笑逆之。媪子罵曰。婢子不羞。隨人逃匿。老母令我解去。即出索子繫女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媪子益恚。捽女斷衿。家中婢媪皆集。媪子惧奔出。女曰。姊雖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乃急辦裝。將更播遷。媪忽掩入。怒容可掬。

曰我固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啼媼不言揪髮
提去。王徘徊愴惻。既食都廢。急詣六河。冀得賄贖。至則門
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以。悼喪而返。於
是俵散客旅。囊資東歸。后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
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凝注之。王問看見何說。僕
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之嗣。因其肖已。愛
而贖之。詰其名。自稱耳夜。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
本師嘗言得我時。曾前有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
我即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姓者。心竊喜。甚愛惜之。
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子。夜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

不務生產樂開好殺王亦不能箝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
悉不之信會里有患狐者請殺往覘之至則指狐隱處
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血交落自是遂安由是
人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中袍不整形色枯
黯驚問所來趙慘然請問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媪得鴟頭
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志女夫死不二因囚置之生
一男棄之曲巷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體也王出
涕曰天孽孽也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嘆曰今
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認真也夫何言先是媪北徙趙以
負販從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脚直供億煩費不

紫因大虧損。妮引索取尤奢。數年萬金蕩然。媪見狀。頭金盡。旦夕加白眼。妮子漸寄貴家宿。恒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耐。然亦無可如何。適媪他出。鴟頭自牕中呼趙曰。柵中原無情好。所縹縵者錢耳。君依戀不去。將投奇禍。趙懼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已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此情為王述之。即出鴟頭書。曰云。知致兒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函悉。前世之孽。夫何可言。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饑火煎心。易一晨昏。如歷年歲。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卓鉢。送互煖袍。時常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母姊雖忍。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

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時夜年十八矣王為述前後
因示母書投怒皆欲裂即日赴都詢吳媪則車馬方盈投
直入媪子方與湖客飲望見夜愕立變色夜驟進殺之賓
客大駭以為寇及視女尸已化為狐投持刀逕入見媪督
婢作夢投奔近室門媪忽不見投四顧急抽矢望屋梁射
之一狐貫心而墮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投石破處母子各
失聲母問媪曰已誅之母怒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髮郊
野投偽諾之剝其皮而藏之檢媪箱篋盡搜金貨奉母而
歸夫婦重諾悲喜交至既問吳媪投言在吾囊中驚問之
出函革以獻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此為踴痛自扼轉側

欲死王極力撫慰此兒瘞革。致怒曰。今得安樂所頓忘。楚耶。母益怒啼不止。致羞度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家。益盛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母子皆孤也。致承奉甚孝。然悞觸之。則惡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拔筋不刺去。終當殺身。傾產。夜伺致睡。潛繫其手足。致醒曰。我無罪。母曰。將醫爾。虐其勿苦。致大叫。轉側不可。開女以巨針。刺骨側三四分許。用力掘斷。崩然有聲。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即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父母大喜。從此溫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妓盡狐也。不謂有狐而妓者。至狐而鵠則獸。

而禽矣。滅理傷倫。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于狐也得之乎。唐太宗謂魏徵。旣更城媚。吾於鷓頭亦云。

酒虫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而家豪富。不以飲為累也。一番僧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荅言無。僧曰。君飲嘗不醉否。曰。有之。曰。此酒虫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需。但全于日中俯臥。繫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醞一器。移時。燥渴思飲。為極。酒香入鼻。饒火上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咽中暴痒。

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解縛視之赤肉長二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脩劉驚謝酌以金不受但乞其虫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甕中貯水入出攪之即成佳釀劉使試之果然劉自是惡酒如仇體漸瘦家亦日負後飲食至不能給異史氏曰日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斗適以益貧豈飲豕豕有教乎哉或言虫是針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成其術然歟否歟

木雕人

商人白有功言在灤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籠傘巨大二於籠中出木雕美人高尺餘手自轉動艷妝如生又以小錦

韉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天人自起學解馬
作諸劇鏗而腹藏腰而尾翫跪拜起立靈變不訛又作昭
君出塞別取一木雕兒棹雉尾披羊裘跨犬從之昭君頻
頻回顧羊裘兒揚鞭追逐真如生者

○○○封三娘

范十一娘曉城祭酒之女少豔美鬢雅尤絕父母鍾愛之
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恒少所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
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間一女
子步趨相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妹也
悅而好之轉用盼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答曰

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一娘亦審里居女
笑曰妾却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臂歡笑詞致溫婉於是大
相愛悅依戀不捨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早逝家中
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得來十一娘將歸封凝眸欲涕
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妾素無葭
莩親慮致譏嫌十一娘回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
釵一股贈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為報十一娘既歸傾想殊
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
悵然遂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訪並無知者時值
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樽東籬下

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覘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力侍見
從之驀然遂下十一娘驚喜頓起曳坐褥間責其負約
且問所來答云妾家去此尚遠時來舅家作耍前言近
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懸思頗苦然貧賤者與貴人交足未
登門先懷慚作恐為婢僕下眼覷是以不果來適經牆
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望莫是小姐今果如願十一娘
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因曰妾來常預秘密造言生事
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十一娘諾偕歸同榻以興傾懷病
尋愈訂為姊妹衣服履屨輒互易着見人來則隱匿夾
幃間積立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奕夫人

掩入諦視驚曰真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我
兩人所歡胡不早言十一娘因違封意夫人顧謂三娘曰
伴吾兒極所忻慰何昧之封羞暈滿頰嘿然指帶而已夫
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匆忙奔
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留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
衣一少年丈夫橫來相干幸而得逃如此復何面目十一
娘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妾痴兄會吾夫人杖責之封
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一椽
度我過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踰牆送之行半里
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扶牀悲悅如失伉儷后數月婢

以故至東村暮歸遇封女從老嫗來婢喜拜問封亦愧
說十一娘與居婢捉袂曰三姑過我我家姑已時欲死封
曰我亦思之但不樂使家人知歸啓園門我自至婢歸告
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矣相見各道閒
綿已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
固知娘子未字以才色門第何患無貴介婿然執殮兒教
不足數如欲得佳偶請無以貧富論十一娘然之封曰舊
年邂逅處今復作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即
君妾少請相人書煩不參差昧爽封即去約俟蘭若十一
娘果往封已先在眺覽一週十一娘便邀同車攜手出門

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略睨之封別曰娘子先歸我即繼至入暮果至曰我適物色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為可封曰娘子何墮世情哉此人苟長貧賤者予當挾眸子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為奈何曰願得一物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姊何草草父母在不遂如何封曰妾此為正恐其不遂耳若堅生死何可奪也十一娘必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來報前好耳請即別即以所贈金鳳釵誓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生貧而多才意將擇耦故十

八猶未聘也。是日忽覩兩艷婦，涉冥想，一更向盡。封三娘款門而入，燭之識為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范十一娘之女伴也。生大悅，不暇細審，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毛遂，乃曹邱生。十一娘願締永好，請倩冰也。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喜不自己。矢曰：勞眷注如此，僕不得十一娘，寧終鰥耳。封遂去。生詰旦，覩鄰媪詣范夫人，夫人負之，竟不商女，立便却去。十一娘知之，心失所望，深恨封之悞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某紳為子求婚，恐不諧，浼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十一娘不樂，母詰之，嘿不言。但有涕淚，使人

潛告夫人非孟生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遂謂吉速成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耽臥。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妝。夫人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縊死。馨家驚涕，痛悔無所復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媪反命，憤恨欲絕。然遙探訪，妄冀復枕。察知佳人有主，恚火中燒，萬慮俱斷矣。未幾聞玉葬香埋，愴然悲喪，恨不從麗人俱死。向晚出門，意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歎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娘。向生道喜曰：「妾姻好可就矣。」生泫然曰：「卿不知十一娘止耶？」封曰：「我所謂就者，正以其亡。可急喚家人發塚，我有異藥能令蘇生。從之，發墓破棺。」

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三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藥。踰時而蘇。顧見三娘。問此何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知復生。封懼漏洩。相將去。五十里。避匿山村。封欲辭去。十一娘乞留作伴。使別院居。因賃殉葬之餘。用為資度。亦稱小有。封每遇生來。輒避去。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妾少得異訣。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淋汗。牛充棟行而效者誰也。封曰。妾所得非人世所知。世傳並非真訣。惟華陀五禽圖。差為不妄。凡修煉家。無非欲血氣流通耳。若得尾逆症。作虺虎形立止。非其驗耶。十一娘陰

與生謀使偽為出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入汚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第一天。今墮。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昔以誠意而哀謝之。封曰實相。昔我乃狐也。緣晤麗容。忽生愛慕。如繭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閻人力。再留則魔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嘆。久之。逾年生。鄉會果提官翰林。投刺謁范公。愧悔不見。固請之。乃見生。入教子婚禮。伏拜甚恭。公愧怒。疑生儼薄。生請問其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陰戒勿宣。恐有禍變。又二年。某紳以閨節發覺。父子死。遂海軍。十一娘始歸。事焉。

○孤亭

余友畢惟庵，調儻不群，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士林知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狐。畢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遇。因於樓上攝想，凝思既而歸齋，日已沒暮，時暑月燠，熱當戶而寢，睡中有人搖之醒，而却視則一婦，八年逾四十，而風韻猶存。畢驚起問爲誰，笑曰：我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授以嘲謔。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見惡，先自慚沮。有小女及笄，可侍巾櫛，明宵無寓人於室，當即來。言已而去。至夜焚香坐伺，婦果携女至，態度嫺婉，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即

與有風緣。即須當止。明且蚤歸。勿貪睡也。畢乃握手入幃。
歎曲備至。事已。笑曰。肥郎痴重。使人不堪。未明即去。既夕
自來。曰。姊妹輩將為我賀新郎。明日即屈同去。問何所。曰。
大姊作筵主。此去不遠也。畢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
鮎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矣。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
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燦若星照。俄而主人
至。年近二旬。淡妝絕美。歛衽稱賀。已將踐席。婢入白。二娘
子至。見一女子。入年可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被瓜矣。
新郎頗如意否。女以角擊背。白眼視之。二娘曰。記光時與
妹相撲為戲。妹畏人數脇骨。迷呵手指。即笑不可耐。便怒。

謂我常嫁俱悅國小王子我謂嫁子他日嫁多艷郎刺破
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三娘子怒詛也新即在側
直爾懸跳頃之合尊促坐晏笑甚懽忽一少女抱一猫至
年可十二三雜髮未燥而艷媚入骨大娘曰四妹也亦要
見姊丈耶此無坐處因提抱膝頭取肴果餽之移時轉置
二娘懷中曰壓我脛肢酸痛二姊曰婢子許大身如百鈞
重我脆弱不堪既欲見姊丈姊丈故壯偉肥膝而坐乃捉
置畢懷入懷香矣輕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
勿過飲醉失儀客怨為姊丈所笑少女投匕展笑以手弄
猫嘒嘒鳴大娘曰尚不拋却抱走蚤蟲矣二娘曰請以

狸奴為令執箸交傳。嗚處則飲。眾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
豪飲。連舉數觥。乃知小女子故捉令鳴也。因大啜笑。二姊
曰。小妹子歸。休壓殺郎君。恐三姊怨人。小女即乃抱猫去。
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髻子貯酒以勸。視髻僅容升許。然飲
之。覺有數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荷盞也。二娘亦欲相酢。畢
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大於彈丸。酌曰。既不勝酒。
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盞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
以小蓮杯易合子去。曰。勿為奸人所算。置合案上。則一巨
罍。二娘曰。何預汝事。三日。郎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杯向
口立盞。把之。賦歌。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鈎。襯飾工絕。二娘

奪罵曰。猶婢何時盜人履子去。怪足冰冷也。遂起入室。易
婦。女約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使畢自歸。瞥然醒。悟竟是
夢景。而鼻口醜。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未醉
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譟。故托之夢。實非
夢也。女每與畢奕。畢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謂必大高
着。今視之。只平耳。畢求指誨。女曰。奕之為術。在人自悟。
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當有益。居數月。畢覺稍進。女試
之。笑曰。尚未尚未。畢出與所嘗共奕者游。則人覺其異。稍
感竒之。畢為人坦直。曾無宿物。微洩之女。已知。責曰。無惑
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屢囑甚密。何爾爾。怫然欲去。畢

謝過不違。女乃稍解。然由此來寢疎。長積年餘。一多來。兀坐相向。與之奕。不奕。與之寢。不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我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弗如。然聊藉與君文字交。情頗作小傳。未必千秋。載下。無愛憶如君者。曰。夙有此志。遂連舊囑。故秘之。女曰。向為是囑。今已將別。復何諱。問何往。曰。妾與四妹。下為西王母。微作花鳥使。不復得來矣。曩有姊行。與君家叔兄臨別。已產二女。今尚未醮。妾與君幸無所累。畢求贈言。曰。盛氣平過。自寡。遂起。捉手曰。君送我行。至里許。洒涕分手。曰。彼此有志。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細述其異。因為誌之。

○布客

長清某販布為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問
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某惧囊資北下途中
遇一短衣人似是隸胥漸漬與語遂相知悅屢市餐飲呼
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營幹答曰將適長清有所
勾致問為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審第一即己姓名駭
曰何事見勾短衣人曰我乃蒿里人東四司隸後想子壽
數盡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然牒上名多拘集高需時
日子速歸處置後事我最后相抱此即所以報交好耳無
何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

不去請即建橋利行人雖頗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某
然之歸告妻子作周身具尅日鳩工建橋久之鬼竟不至
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曰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轉達
冥司矣請此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敬以報命某喜
感謝后再至泰山不忘鬼德敬資楮錠呼名酹奠既出見
短衣人匆遽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君方莅事幸不聞之
不然奈何送之數武曰後勿復來倘有事北往自當迂道
過訪遂別而去

○農人

有農人耕於山下，婦以陶器為餽，食已置器壠畔，向暮視之，器中餘粥盡空。如是者屢，心疑之，因曉往以覘之。有狐來探首器中，農人荷鋤潛往力擊之，狐驚竄走，器囊頭苦不得脫，狐顛倒觸器碎，落出首。見農人竄益急，越山而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苦狐纏祟，勅勒無靈。狐謂女曰：「紙山符咒能奈何？」女始之曰：「汝道術良深，可幸永好，願不知生年，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因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窺食田畔，被一人戴澗笠，持曲項，幾為所戮。至今猶慄。」女告父，父思投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無從問。

孰會僕以故至山村。向人偶道。旁一人驚曰。此子曩年事
適相符。將無向所逐狐。今能為怪耶。僕異之。歸告主人。主
人喜。即命僕馬招農人來。敬曰。所求農人笑曰。曩所遇賊
有之。顧未必即為此物。且既能怪變。豈復畏一農人。貴家
固強之。使披戴如爾。日狀入室。以鋤卓地。咤曰。我日覓汝
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決殺不宥。言已。即聞狐
鳴於室。農人益作威怒。狐即哀告乞命。農人叱曰。速去。釋
汝。女見狐捧頭鼠竄而去。自是遂安。

○章阿端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濶人稀，東院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譁以鬼。西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得疾，數日尋斃。家人益惧，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憤懣自傷。婢懷葷，又時以怪異相聒。生怒，盛氣襆被，獨卧荒亭中，留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復捫捺。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掌耳蓬頭，擁瘡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慙斂手，踈蹊而去。」少頃，一女即

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婉，闐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高卧，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地主，候卿討房，我耳遂起，裸而捉之。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而自白曰：妾章氏，小字阿端，悞適蕩子，剛愎不仁，橫加折辱，憤怛天逝，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塚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從妾服役。上有生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令驅君耳。問柶據何為，笑曰：此婢三十年未經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量矣。要之，餒怯者鬼，蓋侮美之剛腸者，不敢犯也。聽

鄰鐘響，斷着衣下牀。曰：如不見，猶夜當復至。入夕果至。綢繆益歡。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為我致之否？女聞之，益戚。曰：妾死二十年，誰一置念憶者？君誠多情。妾當極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前生失環，媵婢亡，自縊先。此業未結，以故遲留。今尚寄藥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如何聞散？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閻摩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盡，老婢果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濶，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行結矣。上牀俱抱，款若平生。

之歡由此遂以為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來乘離苦長，奈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暫聚，共收涕洟之。」女請以錢紙十提，焚南堂香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至夕，妻至，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與連牀。暮以盪晚，惟恐歡盡，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夫妻終夜哭問，針於女，曰：『勢難再謀，然試為之。』非冥資百萬不可。生焚之如數。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聞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搖。今已以他鬼代生矣。自此白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女忽病，醫問，懷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

曰此為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不然。人死為鬼，此為孽鬼之畏，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為聘，巫醫曰：鬼何可以人療？鄰媪氏今行術於冥間，可往召之。然去此十餘里，妾足弱不能行，煩君焚畱馬，生從之。馬方藝，即見婢女，牽赤牯授綏庭下，轉瞬已杳。少間，與一老媪疊騎而來，繫為廊柱。嫗入，切女十指，既而端坐，首偃，倅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太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孽鬼為殃，不妨不妨。但是病有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錠，錢百貫，盛筵一設，不得少缺。妻一口數應。嫗又仆而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

之以馬欣然而去。入視女郎似稍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
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歟。見冤鬼命也。因泣
下。越宿病益沈。殆曲體戰慄。妾有所睹。拉生同卧。以首入
懷。似畏撲捉。生一起。則驚叫不寧。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
為計。會生他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問。則瑞娘已斃。牀
上委蛻猶存。啓之。白骨儼然。生大慟。以生人禮葬於祖墓
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
夫為鬻鬼。怒其改節。泉下卸恨。索命去。亡我作道場。生早
起。即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
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

日方落僧衆畢集金鏡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聒耳生
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瑞娘來謝言寬已解矣將生作
城隍之女煩為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惧久之漸習生
不在則隔窻啓稟一夜向生啼曰前押生者今情契漏洩
按責甚急恐不能久散矣數日果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
死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乎生皇遽求策曰是不可
為也問受責者曰簿有所責然偷生之罪大偷死之罪小
言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漸滅矣生每獨宿亭中
莫有他遇終亦寂然人心遂安

餽屍媪

翰生居別墅半載臘盡始返一夜妻方卧聞人行聲視之
燻中煤火熾耀甚明見一媪可八九十歲鷄皮索背髮
可數向女曰食餽既否女惧不敢應媪遂以鐵箸撥火加
釜其上又注以水俄聞湯沸媪擦襟啓腰囊出餽既數十
枚投湯中歷有聲自言曰待尋箸來遂出門去女秉媪
去急起捉金傾養後蒙被而卧少刻媪至逼問金湯所在
女大惧而號家人盡醒媪始去啓簾照視則土蠶虫數十
堆累其中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媪亦七十八歲自分絕望忽

夢神告曰。本應絕嗣。念汝賢賤平準。予一子。醒以告媪。媪曰。此真妄想。兩人皆將就木。何由生子。無何。媪腹震動。十月。竟舉一男。

○○○花姑子

安幼與陝之拔貢生。為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往助執紼。暮歸。路經華岳。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數武中。款見一叟。偃僕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問。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茅廬可以下榻。

安大悅。從行里許。睹小村。吏扣荆扉。一姬出啓。問曰。卽子來耶。曼曰。諾。旣入。則舍宇湫隘。曼挑燈促坐。便命隨事具食。又謂姬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婆子不能行步。可喚花姑子來。醜酒。俄女卽以饌具入。立曼側。秋波斜眄。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曼顧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爐。女卽入房撥火。安問此女公何人。答云。老夫章姓。七十年止有此女。田家少婢僕。以君非他人。遂敢出妻見子。幸勿哂也。安問婿何家。里答言。尚未。安贊其患麗。稱不容口。曼方譙詈。忽聞女卽驚號。曼奔入。則酒沸火騰。曼乃救止。訶曰。老大婢。漏柱不知耶。回首見爐傍有蕙心。揮紫姑。未竟。又訶曰。髮。

遂曰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貪此生涯致酒騰沸蒙君子
獎譽豈不羞死安審諦之眉目袍服製甚精工贊曰雖近
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女頻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
牆妾注目情動忽聞嫗呼妻便去安覩無人謂女曰睹仙
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抱壺向火嘿若
不聞屢問不對生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閨將何為
生長跪哀之女奪門欲去安暴起要遮狎接腰脰女顛聲
疾呼曳忽遽入閨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恨女從容向父曰
酒復湧沸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安聞女言心始安妥益
德之魂魄顛倒喪所懷來於是偽醉離席女亦遂去曳設

相尋園非乃出。妾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即况交好者。造虛
求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居里。妾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
則絕壁崑崙。竟無村落。訪諸近里。此姓絕少。失望而歸。並
忘寢食。由此得昏替之疾。強啖湯粥。則唾喀欲吐。潰亂中
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貼危。一夜守
者困憊並寐。生寐瞳中。覺有人拂而枕之。略開眸。則花姑
子立床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潛、涕墮。女傾頭笑
曰。痴兒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以兩手為按太陽穴。安
覺腦府奇香。穿鼻沁骨。按數刻。忽覺汗滿天庭。漸達支
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當復相望。又於續杜

中出數蒸餅置床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捫餅嚼之。不知所苞何料。甘美非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惜憐酣睡。辰分始醒。如釋重負。潛出齋庭。悉脫扁鍵。未幾女果至。咲曰。痴郎子不謝。正耶。安喜極。抱與綢繆。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琴瑟。幸早別圖。安嘿。良久。乃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實。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屢亡夜奔。固不可常。諧伉儷亦不能安。聞言。愷亡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安乃收悲。以忻。問曰。道路遠遠。卿繼亡之步。何遂能來。曰。妾固未歸。東頭龍耳。媪我。

嬖行爲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食。但覺氣息肌膚無處不香。問曰。熏何薙澤。致侵肌膚。女曰。妾生來便爾。非由熏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候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伺待。偕至。舊所安媪歡迎。酒肴無佳品。雜具藜藿。既而請安寢。女子殊不瞻顧。頗涉疑念。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口不寢。致勞久待。泱泱終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答曰。父以小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合好。盡此夜耳。安不忍釋。俯仰悲愴。依戀之間。夜色漸曙。妻忽瀾然入。罵曰。婢子玷我清門。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草草奔出。妻亦出。且行且言。安驚屏

愕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數日徘徊心景，殆不可過。因思
夜往，踰牆以觀其便。史固言有恩，即令事洩，當無大譴。遂
乘夜竄往，探榻山中，迷悶不知所往。大惧，方覓歸途，見谷
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閉閣高壯，似是世家。重門尚未高
也。安向門者，訊章氏之居，有青衣人出，問昏夜何人，詢章
氏。安曰：是吾親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
渠姪家。花姑即今在此。安傳白之，入未幾，即出邀安。總登
廊舍，花姑趨出，迎謂青衣曰：安即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
伺床寢。少間，携手入幃。安問姪家何別無人，女曰：姪他出。
留妾代守。幸與郎遇，豈非夙昔宿，然偎傍之際，覺甚羶。

腥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遽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絕，急欲逃脫，而身若巨纜之縛。少時，捫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逐者窮人跡，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裸死危崖下，驚怪莫察其由。兒歸，衆方聚哭，一女即來吊，自門外嚙啣而入，撫尸捺鼻涕洟，其甲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以七日，勿殮也。」衆不知何人，方將啓問，女傲不為禮，含涕退出，留之不顧。尾其後，轉瞬已渺，群疑為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安忽甦，反側以呻，家人盡駭。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揮衆去。女出青草一束，燂湯升許，即來頭進之。頃刻能言，嘆

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此蛟精
冒妾也。前迷道時。所見燈光。即是物也。妾曰。卿何能起死
人而肉白骨也。母乃仙子。曰。久欲言之。恐致驚怪。君五年
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獐。而放之。否。曰。然。其有之。曰。是即
妾父也。前言大德。蓋以此。故君前日。已生西村王。王政家
妾與父。訟諸閻摩王。閻摩王弗善也。父願壞道。代即死。哀
之七日。始得當。今之邂逅。幸耳。然君雖生。必且痿痺不仁。
得蛇血。合酒飲之。病乃除。生啣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
擒之。女曰。不難。但多殘生命。累我百年。不得飛昇。其穴在
老崖。可於晴時。聚茅焚之。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言

已別曰妾不能終事實所哀慘然為君故業行已損其七
幸閨宥也月來覺腹中微動恐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
寄耳流涕而去安經宿覺腰下盡死爬搔無所痛癢乃以
女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熾火穴中有巨白蛇冲燭而
出數弩聲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魚且死
家人歸以蛇血進安服三日而肢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
獨行谷中遇老媪以細席抱嬰兒授之曰吾女致意即君
方欲問訊腎不復見啓襜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娶

○武孝廉

武孝廉石某，嘗資赴都，將求銓叙。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長卧舟中，僕某金亡去。石大恚，病益加，資糧斷絕。榜人謀委棄之。會有女子乘船夜來，臨泊聞之，自願以身載石。榜人悅，扶石登女舟。石視之，婦四十餘，被服燦麗，神采猶都。呻以感謝。婦臨審曰：「君夙有療根，今魂魄已遊壙墓。石聞之，噉然哀哭。婦曰：『我有丸藥，能起死。』首病瘳，勿相忘。石洒泣失盟。婦乃以藥餌石。半日覺少痊。婦即榻供甘旨，殷勤過于夫婦。石益德之。月餘，病良已。石膝行而前，敬之如母。婦曰：『妾焚獨無依，如不以色衰見憎，願侍巾櫛。』時石三十。」

餘喪偶經年聞之喜惟過望遂相燕好婦乃出藏金使入
都營幹相約返與同歸石赴都希緣遇得本省司閫餘金
市鞍馬冠蓋赫奕因念婦驢已高終非良偶因以百金聘
王氏女為繼室心中悚怯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獲
任年餘不通音耗有石中表偶至德州與婦為鄰婦知之
詣問石况某以實對婦大罵因告以憤某亦代為不平慰
解曰或署中格兄尚未暇遣乞修尺一書為嫂寄之婦如
其言某欲以達石七珠不置意又年餘婦自往歸石止於
旅舍託官署司宥者通姓氏石令絕之一日方燕飲聞喧
訾聲釋杯凝聽則婦已褰簾入矣石大駭面色如土婦指

罵曰薄情郎安樂耶試思富若貴何所自來我與汝情分
不薄即欲置婢妾相謀何妨石累足屏氣不能復作聲久
之長跪自投說辭求宥婦氣稍平石與王氏謀使以妹禮
見婦王氏雅不欲石固哀之乃住王拜婦亦答拜曰妹勿
懼我非悍妬者曩事實人情所不堪即妹亦不當顧有是
郎遂為王編述李末王亦憤恨因與交誓石亡不能自為
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初婦之未入也石戒閨人勿通至
此怒閨人陳詰讓之閨人回言管鑰未發無入者不服石
疑之而不敢問婦兩雖言笑而終非所好也幸婦嫻婉不
爭夕三餐后掩閨早眠並不問良人夜宿何所王初猶

自危見其如此益敬之。厥旦往朝如事姑壻。婦御下寬和有體而明察若神。一日石失印綬合署沸騰。屑上還往無所為計。婦笑言勿憂。竭井可得。石從之。果得。叩其故。輒笑不言。隱約間似知盜者之姓名。然終不肯洩。居之終歲。察其行多異。石疑其非人。常於寢後使人闚聽之。但聞床上終夜作振衣聲。亦不知其何為。婦與王極相憐愛。一夕石以赴臬司未歸。婦與王飲不覺醉。就卧席間。化而為狐。王憐之。覆以錦褥。未幾石入。王告以異。石欲殺之。王曰。即狐何負於君。石不聽。急覓佩刀。而婦已醒。罵曰。虺蜮之行。而豺狼之性。必不可以久居。還彘時。啖藥乞賜還也。即唾

石函石覺森寒如澆冰水喉中習作癢嘔出則丸藥如
故婦拾之忿然還出追之已杳石中夜舊症復作血嗽不
止半載而卒

○○○西湖主

陳生弼，號字明允，越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繼作記室。泊
舟洞庭，適猪婆龍浮水面，賈射之中背，有魚脚龍尾不去，
並獲之，鎖置椀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翕似求援拯，生惻
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携有金創藥，戲敷患處。縱之水中，
浮沉踰刻而沒。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風覆舟，幸板
一竹簾，漂泊終夜，維木而止。援岸方升，有浮尸，繼至，刺其

僮僕方引出之。已就斃矣。怵懼無聊。坐對憇息。但見小山
聳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遲明以至辰後。悵
悵靡之。忽僮僕肢體微動。喜而捫之。無何。嘔水數斗。豁然
頓蘇。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可着。而枵腸轉饑。不可
堪。於是越山疾行。異有村落。統至半山。聞鳴鑼聲。方疑聽
聞。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騁如撒菽。各以紅綃抹額。髻插雉
尾。著小袖紫衣。腰束綠錦。一挾彈。一臂青鞵。度過嶺頭。則
數十騎獵於榛莽。並皆殊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
步馳。似是馭卒。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述
所來。且告之餓。馭卒解裹糧授之。馮云。宜即遠避。犯駕當

死生俱疾趣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近臨之村垣園沓溪水橫流朱門半啓石橋通馬攀扉一望則臺榭環雲擬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亭逡巡而入橫簾碍路香花撲人過數折曲欄又是別一院宇垂楊數十株高拂朱簷山鳥一鳴則花片亂飛深巷微風則榆錢自落怡目快心殆非入世穿過小亭有鞦韆一架上與雲齊而肯索沉沉杳無人迹因疑地近閨閣惟怯未敢深入俄聞馬騰打門似有女子笑語止與僮潛伏叢花中未幾笑聲漸近聞一女子曰今日獵興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王射得雁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妝數輩擁一女卽至亭

上坐。禿袖戎裝。年可十四五。髮多歛霧。腰細驚風。玉盞瓊
英。未足方喻。諸女子獻茗熏香。燦如堆錦。移時。七起。塵階
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勞頓。尚能鞞遠否。公主笑諾。遂有
駕肩者。捉臂者。褰裙者。枕扶而上。公主舒皓腕。矚利屐。輕
如飛燕。蹴入雲霄。已而扶下。羣曰。公主真仙人也。嘻。笑而
去。生睨良久。神志飛揚。迨人聲既寂。出詣鞞。下徘徊凝
想。見籬下有紅巾。知為群美所遺。喜納袖中。登其亭。見紫
上。設有文具。遂題巾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
蓮。廣寒隊裏恐相妬。莫信凌波上九天。題已。吟誦而出。復
尋故徑。則重門扃。無計。反而樓閣亭臺。涉歷幾

盡一女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幸能垂救。女問拾得紅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大驚曰：汝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御。望鴉若此，何能為地。生失色，哀求脫免。女曰：竊窺宮儀，罪已不赦。念汝儒冠，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將何為計。遂皇曰：持巾去。生心悸，肌慄，收無翅翎，惟延頸俟死。迂久，女復來，潛賀曰：子有生望矣。公主看中三四，臨輟然無怒容。或當放君去，宜姑耐守，勿得驚樹鑽垣，發覺不宥矣。日已投暮，凶祥不能自必，而餓焰中燒，憂煎欲死。無何，女子挑燈至，一婢提壺，盪出酒食餉生。上急問消息，女云：適我乘間言，園中秀才可

怒則放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沉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命
餽君食。此非惡耗也。生向惶。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
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頰。女曰。公主不言放。誰敢私放。我輩
下人。何敢屑。責。請。既而斜日西轉。眺望方殿。女子空身
急奔而入。曰。殆矣。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展中抵地。大
罵狂僮。禍不遠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跪請教。忽聞人語。
紛拏。女握手避去。數本持索。洵。入戶內。一婢。燕視曰。將
謂何人。陳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返
身急去。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經數十門。
戶。至一宮殿。碧箔銀鈎。即有美姬揭簾。唱陳生至。上一麗

者袍服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恕生命。妃急起，
拽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違佳客，罪何
可贖？即設筵酌，以釵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造之恩，
恨無所報。息女蒙題中之愛，當是天緣。今夕即遣奉侍。生
意出非望，神恟恟而無着。日方暮，一婢前白：公主已嚴妝
訖，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噉嘈，階上悉踐花鬪。門當蒲溷，
處已皆籠燭數十。妖姬扶公至交拜，麝蘭之氣充溢殿庭。
既而相將入幃，兩相傾愛。生曰：羈旅之臣，生平不有拜侍，
點污芳巾，得免吝鎖辜矣。反賜姻好，實非所望。公主曰：妾
母湖君妃子，乃揚江王女。舊歲歸寧，偶游湖上，為流矢所

中蒙君既免。又賜刀圭之藥。一門戴帽。常不去心。即勿以
非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生訣。願與郎共之。生乃悟為神
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爾日洞房舟上。曾有小魚啣尾
即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遲。不賜縱脫。笑曰。實憐君
才。但不得自主。顛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嘆曰。抑我鮑
叔也。鮑食者。詎曰阿念。亦妾腹心。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
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問大王何在。曰。從閨聖。征蚩尤
未歸。居數日。生慮家中無耗。慙念蒸切。乃先以平安書遣
僕歸家。中間洞庭舟覆。妻子縲絏。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
死。而音聞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羊載生忽至。裘馬甚都。

囊中寶玉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華。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間。生子五人。日七宴集。賓客官室。飲饌之奉窮極豐盛。或問所遇言之。無少諱。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宦游南服。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畫舫。雕樑朱窗。笙歌幽細。緩蕩烟波。時有美人。推牕憑眺。梁目注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傍有二八。姝麗接莎交摩。念必楚襄貴官。而駒從殊少。凝眸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凭欄酣呼。生聞罷棹。出臨鵠首。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頃之美婢三五。遣酒烹茗。山海珍錯。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嘆曰。君小覩窮措大。不能

發迹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荆耳。梁又異之。問携家何往。答將西渡。梁欲再詰。生遽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掌雷聒耳。由竹嘈雜。不復可聞言矣。梁見佳麗。洲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真個銷魂否。生咲云。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資。可贈故人。遂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綠珠不難購。明我非吝惜。乃趣別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送銀歸舟。開纜。逕去。梁婦探諸其家。則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歸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屋盡駭。生咲曰。君悞矣。僕豈有分身術耶。衆異之。而寔莫解其故。後八十一歲而終。遺蹟訝其棺。斂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竹簾不沉。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要之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則又不可解矣。昔有鬪嬌妻美妾。貴子賢孫。而兼長生不老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汾陽季倫耶。

○孝子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巨疽。痛不可忍。晝夜嘔呻。周撫肌進藥。至忘寢食。數月不痊。周憂煎無以為計。夢父告曰。母疾賴汝孝。然此瘡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焦惻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刀割脇肉。上脫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持是烹肉。持膏敷

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靈效如此。周說對之
母瘡尋愈。用每掩護割處。即妻子亦不知也。既痊有巨
疤如掌。妻詰之始得其詳。

異史氏曰。刳股傷生。君子不貴。然愚夫婦何知傷生為
不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己者而已。有斯人而不知孝
子之真。猶在天壤耳。

獅子

暹邏國貢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所傳繡畫者
迥異。毛黑黃色。長數寸。或投以糞。先以爪搏而吹之。一吹
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〇〇〇閻王

李常久臨胸人壺。搃于野見旋風。蓬而來。敬酌奠之。後以故他適。路傍有廣第。殿閣弘麗。一青衣人自內出。邀李。李固辭。青衣人要遮甚殷。李曰。素不相識。得無悞耶。青衣云。不悞。便言李姓字。問此誰家第。云。入自知之。入進一層。見一女子。手足釘扉上。近視之。其嫂也。大駭。李有嫂。臂生惡疽。不起者年餘矣。因自念。何得至此。轉疑。招致。意惡。畏沮。却步。青衣促之。乃入。至殿下。上一人冠帶如王者。氣象威猛。李跪伏。莫敢仰視。王者命曳起之。慰之曰。勿懼。我以曩昔。樓子杯酌。欲一見相謝。無他故也。李心始安。然終不

知故王者又曰汝不憶田野醜奠時乎李頊悟知其為神
頓首曰適見嫂氏受此嚴刑骨肉之情實當于懷乞王憐
宥王者曰此甚悍妬宜得是罰三年前汝兄妾墮腸而產
彼陰以針刺腸上俾至今臟腑常痛此豈有人理者李因
哀之乃曰便以子故宥之歸當勸得婦改行李謝而出則
扉上無人矣歸視嫂上卧榻上創血殷席時以妾拂意故
方致詬罵李遽勸曰嫂勿復爾今日惡苦皆平日忌嫉所
致嫂怒曰小郎若個好男兒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上任
郎君東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乾綱到
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媪李撒哂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恐欲

哭不暇矣。嫂曰：便肯不盜得王母簾中絨，又未與王皇案前吏一眨眼，中懷坦坦，何處可用哭者？李小語曰：針刺人腸，宜何罪？嫂勃然色變，問此言之因。李告之故，嫂戰慄不已，涕泗流離而哀鳴曰：吾不敢矣。帝泪未乾，覺疼頓止。旬日而瘡由是立改前轍，遂稱賢淑。後妾再產，腸復墮，針宛然在焉，拔去之，腸痛乃瘳。

異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妬如某者，正復不少，恨陰綱之漏多也。余曰：不然，冥司之罰，未必無甚於釘扉者，但無回信耳。

○土偶

沂水馬姓娶妻王氏琴瑟甚敦馬早逝王父母欲奪其志
王天不他姑憐其少亦勸之王不聽母曰汝志良佳然齒
太幼兒又無出每見勉強于初而貽羞于後者固不如早
嫁猶恒情也王正容以死自誓母乃任之女命塑工肖夫
像每日酌獻如生時一夕將寢忽見土偶人欠伸而下駭
心愕顧即已暴長如人真其夫也女惧呼母鬼止之曰勿
爾感卿情好幽壤酸辛一門有忠貞敬世祖宗皆有光榮
吾父生有損德應無嗣遂至促我茂齡冥司念爾苦節故
令我歸與汝生一子承祧緒女亦沾襟遂燕好如平生雞
鳴即下榻去如此月餘覺腹微動鬼乃泣曰限期已滿從

此永訣矣。遂絕。女初不言。既而腹漸大。不能隱。告其母。母疑涉妄。然窺女無他。大惑不解。十月果舉一男。向人言之。聞者無不匿笑。女亦無以自伸。有里正故與馬有隙。告諸邑令。拘訊鄰人。並無異言。令曰。聞鬼手無影。有影者。僞也。抱兒日中。影淡。如輕烟。然。又刺兒指血。付土偶上。立入無痕。取他偶塗之。一拭便去。以此信之。長數歲。口鼻言動。無一不肖馬者。群疑始解。

長治女子

陳嶽樂潞之長治人。有女慧美。一道士行乞。晚之而去。由是日持鉢近屋間。適一婦人自陳家出。道士追與同行。問

何來、贅云適從陳家推造命道士曰聞其家有女郎我中表親欲求姻好但未知其甲子贅為述之道士乃別而去居數日女繡于房忽覺足麻痺漸至股又漸至腰腹俄而暈然傾仆定踰刻始恍惚能立將尋告母及出門則見茫茫黑波中一路如綫駭而却還門舍居廬已被黑水滄沒又視路上行人絕少惟道士緩步于前遂送尾之冀見同鄉已以相告語走數里忽暗里舍視之則已家門大駭曰奔馳如許固猶在村中何向來迷惘若此欣然入門父母尚未歸復仍至己房所繡孝履猶在榻上自覺奔波殆極就榻懸坐道士忽入女大驚欲遁道士捉而捺之女欲號

則瘖不能聲。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女覺魂飄。離殼而
立。四顧家舍全非。惟有崩崖若覆。視道士以己心血點木
人上。又復疊指詛咒。女覺木人遂覺已合。道士罵曰。自茲
當聽差遣。勿得違悞。遂佩戴之。陳氏失女。舉家惶惑。尋至
牛頭山。始聞村人傳言。嶺下一女子剖心而死。陳奔驗。果
其女也。泣以懇軍。上拘嶺下居人。拷掠幾徧。迄無端緒。姑
叔羣犯。以待覆勘。道士去數里外。坐路傍柳樹下。忽謂女
曰。今遣汝第一差。往偵邑中審獄。狀去當隱身。爇閣上。倘
見官宰用印。即當趨趨。切記。忽忘。限汝辰去。已來。遲一刻。
則以一針刺汝心中。令作急痛。二刻刺二針。三針則使

汝魂魄銷滅矣。女聞之，四體驚悚，飄然遂去。瞬息至官廳，如言伏閣下。一時竊下人羅跪堂下，尚未訊詰，適將鈐印公牒，女未及避，而印已出。匣女覺身軀重異，紙格似不能勝，凜然作响。泐堂愕顧，宰命再舉，响如前。三舉翻墜地下，衆悉聞之。宰起祝曰：如是冤鬼，當便直陳。為汝昭雪。女哽咽而前，歷言道士殺已狀，道已狀，宰差後馳去。至柳樹下，道士果在，捉還一鞠而服。人犯乃釋。宰問女冤雪何由，女曰：將從大人。宰曰：我署中無處可容，不如暫歸汝家。女良久曰：官署即吾家，我將入矣。宰又問：音响已寂，退入宅中，則夫人生女矣。

○義犬

潞安某甲。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聞說跨
驛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
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馬既乃。以石投犬。始
奔去。某既行。則犬歛然復來。嚙驛尾。某怒鞭之。犬鳴吠不
已。忽躍在前。憤齧驛首。似欲阻其去路。某以為不得。益怒。
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囊。
金止其半。泚汗下。魂魄都失。環轉絲夜。頓念犬吠有因。
候關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許南北街衢。行人如蟻。遺金寧
有存理。遂巡至下騎所。見犬斃州間。毛汗濕如洗。提耳起。

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為義大塚云

鄱陽神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上有神祠停蓋淋暗內
離木普即死節神像翟姓一神最居末坐翟曰吾家宗人
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斷桅檣傾一家
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翟登小舟於是
家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
杳

○○○伍秋月

秦郵王鼎字仙湖為人慷慨有力廣交游年十八未娶妻

殞每遠遊恒經歲不返。兄劄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勿
遊。將為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因稅居于
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
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五。容華端
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為偶然。入夜又夢之。如
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卧。惕然自警。終交睫
皆復來。方俾。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女如仙。儼然猶在
抱也。見生醒。頓自愧怯。生雖知非人意。亦甚得。無暇問訊。
直與馳騁。女苦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怪人不取。明告也。生
始詰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遂于易教。常珍愛妾。

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夭。歿。即攢瘞閣東。令與地平。亦無塚誌。惟立片石于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塚。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適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羞怯。故假之。雙寐耳。王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欲求復生。實不禁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日復至。坐對咲。詎。惟若平生。滅燭登牀。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遺洩流離。沾染茵褥。一夕月明。整微小步庭中。問女冥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為晝。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歎至一

處女言不遠矣。生瞻望殊無所見。女以唾塗其兩臂。啓之。明倍于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頓見堆堞在香霧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皂繫三四人過。末一人恠類其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潜然零涕。言自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紲如此。便請二皂。幸且寬釋。皂不肯。殊大傲睨。生恚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用度。索賄良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失聲。皂怒。猛擗項索。兄頓顛蹙。生見之。忿火填胸。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決皂首。一皂喊嘶。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則禍及。請即覓舟北發。歸家勿

插提旛。松門絕出入。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買小舟。

火急北渡。歸見弔客在門。知兄果死。開門下鎗。始入視兄。

已渺。入室則死者已蘇。便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

二日。家人盡駭。生乃偈言其故。七日啓閤去。畏旛人始知

其復甦。親友集問。但偏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南

下。至舊閣。秉燭久待。女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

秋月小娘子致意。即君前以公後被殺。凶犯逃也。捉得娘

子去。見在監押。後遇之。虛日。即君當謀作經紀。王

悲憤。便從婦去。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

此間。王入見房舍頗繁。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

小扉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以窺。則秋月在榻上。掩袖鳴泣。二後在側。撮頤捉履。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後挽頸曰。既罪犯。尚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後一刃。權斬如麻。暴取女郎而止。幸無覺者。裁至旅舍。蒼然即醒。方悟幻夢之凶。見秋月會睇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以夢女曰。真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女嘆曰。此有定數。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瘞。處載妾同歸。日頻喚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瘦足弱。不能為君。任井臼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妾幾忘之。冥追若何。生時父傳我符書。言三十年后可佩夫婦。乃索筆夜書兩

符一君自仰一粘妾皆送之出志其沒處掘尺許即見棺木亦已敗虜側有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化粘符已以被褥嚴裹負至江濱呼擺泊舟僞言妹急病將送歸其家幸南風大競甫晚已達里門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啓余長呼裨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煖溫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上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為身有此病轉更增媚每勸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壽恐不永也生素不佞佛至此皈依甚虔後亦無恙

○○○蓮花公主

膠州竇旭字晚暉方晝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顧似欲有言空問之答云相公奉屈生問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從之而出轉過墻屋導至一處疊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萬戶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往來甚夥都向褐衣人問曰竇郎來乎褐衣人諾俄一貴官出迎見生甚恭既登堂生啓問曰素既不叙遂踈叅識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碩風結慕深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何人答云少間自恚無何二女官至以雙旌導生行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入降階

而迎執賓主禮。已踐席。列筵豐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
府。生踞蹙不能致辭。王曰。忝近芳鄰。緣即至深。便當暢懷。
勿致疑畏。生唯。酒數行。笙歌作於下。鉦鼓不鳴。音聲幽
細。稍間。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煩卿等。屬對未人。登桂府。
四座方思。生即應云。君子愛蓮花。王大悅曰。奇哉。蓮花乃
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寧非夙知。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
晤。君子。移時。珮環聲近。闌鬢香濃。則公主至矣。年十六
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晨拜曰。此即蓮花小女也。拜已而
去。生睹之。神情搖動。木坐凝思。王舉觴飲。目竟罔睹。王似
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

若痴，即又不聞。近坐者譏之曰：王揖君來見，王言君未聞。耶生茫乎？若失，懷懼自慚，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垂宥。然日旰君勤，即告出也。王起曰：既見君子，實慙心好，何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既不住，亦無敢于強。若煩縈念，更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為可匹敵，似欲附為婚姻，何嘿不言？生頓足而悔。步亡追恨，遂至己家。忽然醒寤，則返始已殘，冥坐觀想，歷歷在目。地齋滅燭，莫舊夢可以復尋。而邯鄲路渺，悔嘆而已。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止隅坐，曰：別知勞恩，眷謬以小女

子奉裳衣。想不過嬖也。生即拜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宴飲。酒闌。宮人前白。公主妝竟。俄見數十宮人。擁公主出。以紅綿覆首。凌波微步。挽上繒輪。與生交拜成禮。已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膩。生曰。有卿在。即真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公主掩口曰。明王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為公主勻鉛黃。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咲問曰。君願耶。曰。臣屢為夢悟。故細志。倘是夢時。亦足動懸想耳。詞咲未已。一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趨見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好。詎期尊降自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

何說。王以素上一章投生。啟讀章曰。含香殿大學士。臣黑翼。為非常怪異。祈早遷都。以存國脉事。據皇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來一千丈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所過宮殿。盡鹹。邱壘等因。臣奮勇前窺。確見妖蟒。頭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閣靡存。伸腰則棟垣盡覆。其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云云。生覽畢。面如灰土。即有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閣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遽不知所為。但泣頷曰。小女已累先生。乞息而返。公主與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入。帝矜曰。即為置妾。生愴惻欲絕。乃

捉腕思曰。小生貧賤。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姑同竄匿。
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携速往。生乃挽扶而出。未
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喜從君來。父母
何依。請別築一室。舍音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曰。不能急
人之急。安用即也。生略慰解。即已入室。公主伏床悲啼。不
可勸止。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也。而耳畔啼聲。嚶
未能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二三頭。飛鳴枕上。大叫怪
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說為異。共起視蜂。依口裳
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為營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豎
兩堵。而群蜂自牆外來。絡繹如蟬。頂火未合。飛集盈斗。冰

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圃也。圃中蜂一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曰。規之。蜂戶寂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文許。捉而殺之。乃知巨蟒。卽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無他異。

○綠衣女

于環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夜方披誦。忽一女子在窓外。贊曰。于相公。勤讀哉。因念深山。何處得女子。方疑思間。女子已推扉入。笑曰。勤讀哉。于驚起。視之。綠衣長裙。婉妙無比。于知非人。因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非能咋噬者。何勞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處。羅襦既解。膏細殆不盈掬。

更籌方盡，翩然遂出。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酌，談吐間妙解音律。子曰：卿聲嬌細，倘度一曲，必能消魂。女咲曰：不敢度曲，恐銷君魂耳。子固請之，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聞，君必欲之，請便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鉤輕點，床足歌云：樹上烏白鳥，賺奴中夜散。不怨繡鞋濕，祇恐郎無佛聲細如蠅，裁可辨認，而靜聽之。宛轉滑烈，動耳搔心，歌已。啟門窺曰：防窗外有人，逸屋周視，乃入。生曰：卿何疑懼之深？咲曰：諺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謂矣。既而就寢，惕然不喜，曰：生平之分，殆止此乎？于急問之，女曰：妾心動，妾祿盡矣。于慰之曰：心動眼睜，蓋是常也。何遽此云？女稍釋。

復相綢繆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將啟閤徘徊復返曰不知何故提撕心怯乞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詣門外女曰君盍望我上踰垣去君方歸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寐不復見方欲歸寢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回顧無跡聲在牖間攀首細視則一蛛大如彈搏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批下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茶頭俸藉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沐出伏几上走作謝字頌展雙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絕

○ ○ 蔡氏

龍門謝中條者徙遼無行三十餘喪妻道二子一女晨夕

啼號。紫累甚苦。謀聘。繼室。低昂未就。暫僱傭媪。撫子。女。一。日。翔步山途。忽一婦人出。其後。待以窺覘。是好女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婦走不。對。又曰。娘子織步山徑。殊艱。婦仍不顧。謝。四望無人。近身側。遽。率。其。媪。曳入幽谷。將以強合。婦怒。呼曰。何處強人。橫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婦步履蹶。困窘無計。乃曰。燕婉之求。乃如此。耶。緩我當相就耳。謝從之。偕入靜壑。野合既已。遂相欣愛。婦問其里居姓氏。謝以實告。既亦問婦。言妾黎氏。不幸早寡。姑又殞歿。塊然一身。無所依倚。故常至母家耳。謝曰。我亦嫠也。能相從乎。婦問。君有子女無也。謝

曰賢不相欺若論枕席之事交好者亦頗不之祇是兒啼
女哭令人不耐婦躊躇曰此大難事觀君衣服屨履款
樣亦只平口我自謂能辦但繼母難作恐不勝諂讓也謝
曰請毋疑阻我自不言人何干與婦亦微納轉而慮曰肌
膚已沾有何不從但有悍伯每以我為奇貨恐不允諧將
復如何謝亦憂皇謀與逃竄婦曰我亦思之爛熟所慮家
人一洩西非呀便謝云此即細事家中惟一孤媪立便遣
去婦喜遂與同歸先匿外舍即入道媪訖掃榻迎婦倍極
歡好婦使僕作蕪為兒女補綴辛勤甚至謝得婦雙愛吳
常日對惟閉門相對更不通客月餘適公事出反閱乃去

及歸則中門嚴閉扣之不應排闥而入渺無人跡方至寢室一巨狼衝門躍出幾驚絕入視子女皆無鮮血殷地惟三頭存焉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士則無行報亦慘矣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况將於野合逃竄中求賢婦哉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禾稼茂密處振聲甚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咲將返即見男子靦然結帶草、迎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心悅之欲就綢繆實惡鄙惡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游樂乎女

咲不語。宗近身啓衣，膚膩如脂。於是按莎上下，幾徧。女咲曰：「庸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為？」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即別東西，何勞審究？」豈將畚名，作貞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山村牧猪奴所為，我不習慣，以卿麗質，即私約亦當自重，何至屑？如此，女聞言，極意嘉納。宗言荒齋不遠，請過留連。女曰：「我出已久，恐人所疑，夜分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趨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至宗齋，瑞雨尤霽，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密無知者。會有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答曰：「無之。」過數日，稍愈。忽病，女每夕携佳菓解之，殷勤撫問，如夫妻之好。然

卧后必强宗與合。宗抱病頗不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暫能使去。因曰。業和尚謂我妖惑。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來。便求符咒。女慘然色變。宗益疑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曰。此狐也。其技尚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甘囑曰。歸以淨壇一事置榻前。即以一符貼壇口。待狐竄入。急覆以盆。再以一符貼盆上。投釜湯。烈火烹煮。少頃斃矣。家人歸。並如僧教。夜深女始至。探袖中金橘。方將就榻。聞訛忽壇口颼颼一聲。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貼符。方將欲就。煮宗見金橘散地。上。追念情好。愴然感動。遂命釋之。揭符去。覆女子自壇中出。狼狽殆殆。稽首曰。大道將成。

一旦幾為灰土。君仁人也。誓必相報。遂去。數日。宗益沉綿。若將墮。陸家人趨市為購材木。途中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湘若紀細否。答云。是。女曰。宗即是我表兄。聞病沉篤。將便省視。適有故。不得去。靈藥一裹。勞寄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迄無姊妹。知是狐報。服其藥。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願一再觀。一夜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窓。拔闥出視。則狐女也。大悅。把手稱謝。延止共飲。女曰。別來取。思無以報高厚。今為君覓一良匹。聊足塞責。否。宗問何人。曰。非君所知。明日辰刻。早越南湖。如見有采菱女。着冰縠。懷者。當急趨之。苟迷所往。即視堤邊。有短幹蓮花。

隱葉底便采歸以蠟火熬其蒂常得美婦兼致情齡宗
謹受教既而告別宗回挽之女曰自遭厄劫頓悟大道奈
何以衾袖之愛取人仇怨厲色辭去宗如言至南湖見荷
蕩佳麗願多中一垂髻人衣冰縠絕代也促舟劇遽忽迷
所往即撥荷叢果有紅蓮一枝幹不盈尺折之而歸入
門置几上削蠟於旁將以熬火一回頭化為姝麗宗驚喜
伏拜女曰痴生我是妖狐將為君祟矣宗不聽女曰誰教
子者答曰小生自能識卿何待教投臂牽之隨手而下化
為怪石高尺許面如玲瓏乃携供案上焚香再拜而祝之
入夜柱門塞竇惟恐其亾平旦視之即又非石紗帳一

龍遙聞薨澤長視額袵猶存餘臍宗覆衾擁之而臥暮
起挑燈既返則垂髫人在枕上喜極恐其復化哀祝而後
就之。女咲曰孽障哉不知何人饒舌遂致風狂兒昏死
乃不復拒而款洽間若不勝任屢乞休止宗不聽女曰如
此我便化去宗惧而罷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
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若亡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
異懷孕十餘月奇日當產入室囑宗杜門禁款者自乃以
刀割臍下取子出令宗裂帛束之過宿而愈又六七年謂
宗曰夙業償滿請告別也宗聞泣下曰卿歸我時貧苦
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忍遽離邊且卿又無邦族他日見不

知娘亦一恨事。女亦悵悵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見福相君亦期願。更何求？妾本何氏，倘蒙恩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間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履，脫及地，化為石燕色，紅於丹朱。內外瑩徹，若水精然。拾而藏之，檢視箱中，初來時所著冰縠，尚在。每一憶念，抱呀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懽容咲然，並肖生平，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佳句，可為此傳寫也。

罵鴨

白家庄民某，盜鄰鴨烹之。至夜覺膚癢，天明視之，茸生鴨毛，觸之則痛，大惧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鄰翁素雅量，每失物未嘗徵於聲色，氏詭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彼甚長罵，上之亦可警將來。翁笑曰：誰有閒氣罵惡人？卒不罵。某益窘，因實告鄰翁，翁乃罵，其病良已。

異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懼也。一攘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可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滅，然為善有術，彼鄰翁者，是以罵行其慈也。

○柳氏子

膠州柳西川內史之主計僕也年四十餘生一子溺愛甚至縱任之惟恐拂既長蕩侈踰檢窮囊積為空無何子病甯故蓄善騾子曰騾肥可啗殺啖我口病可愈柳謀殺塞芳者子聞之大怒罵疾益甚柳惧殺騾以進子乃喜然常一齋便棄去疾卒不城尋死柳悼嘆欲絕後三四年村人以香社登岱至山半見一人乘騾駛行而來怪似柳子比至果是下驢編拈各道寒暄村人共駭亦不敢詰其死但問在此何作答云亦無甚事東西奔馳而已便問逆旅主人姓名衆具告之柳子拱手曰適有小故不暇叙問誠明

日當相謁。上驛遂去。衆既歸寓，亦謂其未必即來。俄旦伺之。子果至，繫驪廐柱，趨進，笑言。衆曰：尊大人日切思慕，何不一歸省侍？子訝問言者何人。衆以柳對。子神色俱變。久之曰：彼既見思，請歸傳語。我於四月七日在此相候。言訖別去。衆歸以情致。翁大哭如期而往，自以其故告主人。主人止之曰：曩見公子，情神冷落，似未必有嘉意。以我卜之，殆不可見。柳啼泣不信。主人曰：我非阻君，神鬼無常，恐遭不善。如必欲見，請伏積中。察其詞色，可見則出。柳如其言。既而子來，問曰：柳某來否？主人曰：無子，盛氣罵曰：老畜產，即便不來。主人驚曰：何罵父？答曰：彼是我何父。初與曩

為客侶不意包藏禍心。隱我血疇。悍不還。今願得而甘心。何父之有。言已出門。曰。便宜他。柳在積中。豈聞之。汗流接踵。不敢出氣。主人呼之出。狼狽而歸。

異史氏曰。慕得多金。何如其樂。所難堪者。積耳蕩費。殆盡。尚不忘於夜臺。怨毒之於人甚矣。

上仙

癸亥三月。與高季文起程下。同告逆旅。季文忽病。會蘇探美亦從。念東先生至郡。因謀醫藥。聞衣鱗。公言。南郭梁氏家有狐仙。善長桑之術。遂共詣之。梁四十以來女子也。致接。有狐意。入其舍。視室中。挂紅幕。探幕一窺。壁間懸觀。

音像又兩三軸跨馬採采騎從於藍北壁下有業口頭小
座高不盈尺貼小錦褥云仙人至則居此焚香列禱婦
擊磬三口中隱約有詞祝已肅客就外榻坐婦立簾下理
髮支頤與客語其道仙人靈蹟久之日漸曛衆恐碍夜難
歸頌再祝請婦乃擊磬重禱轉身復立曰上仙最愛夜談
他時往亡不得過昨宵有候試秀才携酒前來與上仙飲
上仙亦出良醞酌諸客賦詩惟咲散時更漏向盡矣言未
已聞空中悉細繁响如蝙蝠飛鳴方迴聽間忽案上若墮
巨石聲甚厲婦轉身曰幾驚怖煞人便聞案上作喫吃
聲似一健叟婦以蕉扇隔小屋亡上大言曰有緣哉有緣

哉抗聲誅坐又似拱手為禮已而問客何所諭教高振美
尊念東先生意問見菩薩否答云南海是我熟徑如何不
見閻羅亦更代否曰與陽世等耳閻羅何姓曰姓曹已乃
為季文求藥歸當夜祀茶水我與大士處討藥奉贈何恙
不已衆各有問悉為剖決乃辭而歸過宿季文少愈余與
振美治裝先歸遂不暇追訪矣

猴靜山

高少宰念東先生云崇禎間有猴號靜山托神於河間之
叟與人談詩文決休咎娓娓不倦以奇核置案上嚼飲狼
藉但不能見之耳時先生祖嚴疾或致書云猴靜山百年

人也。不可不悟。遂以僕馬往。迨至。經日。仙猶未來。焚香祠之。忽聞屋上大聲嘆贊曰。好人家。衆驚顧。俄簷間又言之。叟起曰。大仙至矣。群從。叟嶢憤出迎。又聞作拱致聲。既入室。遂大咲縱談。時少宰兄弟尚諸生。方入闈。歸仙言。二公闈卷亦佳。但經不熟。再須勤勉。雲路亦不遠矣。二公敬問祖病。曰。生死事大。其理難明。因共知其不祥。無何。太先生謝世。

舊有猴人弄猴於村。猴斷鎖而逸。不可追。入山中。數十年。人猶見之。其走飄忽。見人則竄。后漸入村中。竊食果餌。人皆莫之見。一日為村人所睹。逮諸野。射而殺之。而

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但覺身輕如葉，一息百里，遂往依河間。鬼曰：汝能奉我，為汝致富。因自號靜山云。

錢流

沂水劉宗玉云：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驚喜，以兩手滿掬，復偃仰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尚存。

郭生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但山村無所就。正年二十餘，字畫多訛，先是家中患狐，服食器用，輒多亡失，深患苦之。一夜讀卷置案頭，狐塗鴉甚狼藉，不辨行墨。因揮其

稍繁者輯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志憤而無如何，又積憲課二十餘篇，待質名流晨起見翻攤案上，墨汁滾泚殆盡，恨甚。會玉生者以故至山，素與郭善，登門造訪，見污本問之，郭具言所苦，且出殘課示玉，玉歸玩之，其所塗留似有春秋。又復視說卷類冗雜可刪，訝曰：孤似有意，不惟勿患，當即以為師。過數月，回視舊作，頓覺所塗良確，於是改作兩題，置案上以觀其異。比晚又塗之，積年餘不復塗，但以濃墨洒作巨點，淋漓油紙。郭異之，持以白王，王閱之曰：孤真爾師也，佳幅可售矣。是歲果入邑庠，郭以是德孤，恒置鷄黍備孤啗飲，每市房書名稿不自選擇，但決於孤，由是

兩試俱列前名。入闈中副車。時彙終諸公稿。風雅絕麗。家
絃而戶誦之。郭有抄本。愛惜錄至。忽被傾瀆。墨椀許于上
汚。蔭幾無餘字。又擬題構作。自覺快意。悉浪塗之。於是漸
不信狐。無何葉公以正文體被收。又稍服其先見。然每
作一文。經營慘澹。輒被塗污。自以屢拔前茅。心氣頗高。以
是益疑狐妄。乃錄向之洒點。煩多者試之。狐又盡泚之。乃
笑曰。是真妄矣。何前是而今非也。遂不為狐設。讓取讀本
鎖箱篋中。但見封緘傲然。啓視則卷面塗四畫。粗於指。第
一章畫五。二章亦畫五。後即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后郭
一次四等。兩次五等。始知其非已寓意於畫也。

○○○金生色

金生色晉寧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詞厚誓。期以必死。金握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應之。既而金果死。木媪來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婿遽遭殞命。女太幼弱。將何為計。母悲悼中。聞媪言。不勝憤激。盛氣對曰。必以守。媪慙而罷。夜伴女寢。私謂女曰。人盡夫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早作人家。耽守此襁褓物。寧非痴乎。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母過。頃聞紫語。益恚。明日謂媪曰。凶人有遺囑。本不教婦守。

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媼怒而去。母夜替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瑯後聽婦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墓向不利，婦思自刎以售，縲絰之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妝，一歸寧則巖然新艷，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為他人婦，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賈者，見而好之，以金啗金鄰，媼求通殷勤於婦，夜分由媼家踰墻以達婦所，因與會合，往來積有旬日，既聲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婦空夜惟一小婢，婦腹心也。一夕兩情方洽，聞棺木震响，聲如暴竹，婢在外榻見凶者自幃后出，戴劍入寢室去，俄聞二人駭詫聲，少頃董稔奔出，無何金婢婦髮亦

出。婦大噪，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去。方將啓門，問之不答。出
門追視，寂不聞聲。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見男子履
呼婢，始戰惕而出。具言其異，相與駭怪而已。董竄過鄰
家，圍伏牆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澌甚。
將假衣於媪，視院中一室，雙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上。
觸女子足，知為鄰子婦，頓生淫心。乘其寤，潛就私之。婦醒，
問汝來乎，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褻備至。先是鄰子以故赴
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歸。既返，聞室內有聲，疑而審聽，音
態絕穢，大怒，操戈入室。董懼竄於牀下。子就殺之，又欲殺
妻。妻泣而告以狀，乃釋之。但不解床下何人呼母起，共火

之僅能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詰其所來。猶自供吐。而亦傷
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絕。姬倉皇失措。謂子曰。捉奸而卑
殺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是夜木翁方寢。聞戶
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於簷。而縱火人猶徬徨未去。翁
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燃。尚易撲滅。命人操弓弩。遂搜縱
丈莽。見一人趨提如猿。竟越垣去。垣外乃公家桃園。上中
四條。周墻皆峻固。數人梯登以望。踪跡殊杳。惟墻下塊然
微動。問之。不應。射之。而莫啓扉。往驗。則女子白身卧。矢貫
脅。腦細爛之。則翁女而金婦也。駭告主人。翁慙驚惕。欲絕
不解其故。女合眸。面色灰敗。口氣細於屬絲。使人拔腦。矢

不可出足踏頂而后出之。女嚶然一聲，血暴注，氣亦逸絕。翁大懼，計無所出，既曙以實情白金母，長跼哀祈，而金母殊不怨怒，但告以故，令自營葬。金有叔兄出光，怒登翁門，詬數前非，翁慚沮，賂令罷歸，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人。俄鄰子以執姦自首，既薄責釋訖，鄰婦兄馬彪素健訟，具詞控妹寃，官拘雉，心俱恚，拱顛末，又與金母，心花疾，令生光代質，具陳底裏，于是前冰並發，幸木翁夫婦盡出，一切廉得其情，未以誨女嫁，坐縱淫，答使自審贖，家產蕩焉。鄰婦導淫，杖之，兇業乃絕。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諄囑醜婦，抑何明也！一人不

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鄰媪誘人婦而反淫已婦
木姬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
報更速於來生矣。

○○彭海秋

萊州諸生彭好古請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岑鼎無
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邱生是邑名士而素有隱惡彭常
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邱飲次有刺歌者
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肅客入相揖環
坐便詢族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字海秋值此良
宵旅即倍苦聞君高雅遂乃不介而見視其人布衣潔整

謾咲風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何夕，遣此嘉客。即命酌。歎若風好，察其意，似甚鄙。卽上仰與榘談，輒傲不為禮。彭代為之慙，因挽亂其辭，請先以俚歌侑飲。乃仰天再咳，歌扶風豪之曲，相與惟咲。客曰：僕不能韻，莫報陽春。請代者可乎？彭言如教。客問萊城有名妓無也？彭曰：無。客嘿良久，謂齋僮曰：適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果見一女。子遂巡戶外，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完然若仙。彭驚絕，掖坐衣柳黃帳，香溢四座。客便憇問千里頗煩跋涉也。女含咲唯上。彭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鄉若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喚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即曲大佳。請再反之。

女歌云。薄倖郎牽馬。洗春泥。人聲逐馬聲。香江天高。山月小。棹頭去不歸。庭中空。白曉不怨別離多。但愁歡會少。嗟何處。勿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邛去。客于穢中。出玉笛。隨聲使串曲。終笛止。彭驚嘆不已。曰。西湖至此。何止千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萬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風月。尤盛曩時。不可不一觀也。能從遊否。彭留心以覘其異。諾曰。幸甚。客問舟乎。騎乎。彭思舟坐為逸。答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中當有渡者。乃以手向空中。招曰。船來。我等要西湖去。不吝價也。無何。彩船一隻。自空飄落。烟雲繞之。衆俱登。見一人持短棹。上末密排。

修頷形類羽扇一搖則清風習上舟漸上入雲霄望南游
行其駛如箭踰刻舟落水中但聞絃管鼓嘈鳴聲嗶聒出
舟一望月印烟波游船成市榜人罷棹任其自流細視真
西湖也客於船后取異肴佳釀欬然對酌少間一樓船漸
近相傍而行隔窻以窺中有三西人圍棋喧笑客飛一觥
向女曰引此送君極女飲間彭依戀徘徊惟恐其去蹶之
以及女斜波送賸彭益動請要后期女曰如相見愛但問
娟娘名字無不知者客即以彭綾巾授女曰我為若代訂
三年之約即起托女子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板鄰寔捉
女入窻目如盤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隘俄聞鄰舟曰

媼娘醒矣。舟即盪去。遂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終已並去。游興頓消。遂與客言。欲一登岸。略同眺矚。終作商確。舟已自攏。因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后至。牽一馬來。金彭捉之。即復去。曰：待再假兩騎來。久之不至。行人亦稀。仰視斜月西轉。天色向曙。即亦不知何往。捉馬營。進退無主。振轡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晉棗空。匱倍益憂。皇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買食擬待。不覺向午。計不如暫訪媼娘。可以徐察。即耗此詢媼娘名字。並無知者。輿轉蕭索。次日遂行。馬調良。幸不塞劣。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齊僊歸白主人已仙去。舉家哀啼。謂其

不返彭驟繫馬而入家人驚喜集問彭始具白其異因念
獨還御井恐邱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所由
來衆以仙人所遺便悉詣厩驗視及至則馬頓渺但有印
生以草韁繫樅樅邊駭極呼彭出視見印垂首棧下面色
灰死問之不言兩眸啓閉而已彭大不忍解扶榻上若喪
魂魄灌以湯醃稍能咽中夜少蘇急欲登厠扶掖而往
下馬糞數枚又少飲啜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印云下船
后彼引我閒語至空處戲相項錡遂迷悶顛踣決定少刻
自顧已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辱耻誠不可以告
妻子乞勿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能忘情

於娟娘又三年以姪文判揚州因往省視州有梁公子與
彭通家開筵邀飲即席有歌姬數輩俱來極謁公子問娟
娘家人白以疾公子怒曰婢子聲價自高可將索子繫之
來彭聞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倡女廣陵第一人綠
首微名遂倨而無禮彭疑名字偶同然哭已自急極欲一
見之無何娟娘至公子盛氣排數彭諦視真中秋所見者
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幸垂原恕娟娘向彭審顧似亦
錯愕公子未遑深問即命行觴彭問薄倖即曲猶記之否
娟娘更駭目注移時始度舊曲聽其聲宛似當年中秋時
酒闌公子命侍客寢彭捉手曰三年之約今始踐耶娟娘

曰昔日從人泛西湖飲不數卮忽若醉朦朧間被一人携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三客君其一馬后乘船至西湖送妾自憲檣歸把手殷三每所凝念謂是幻夢而綾巾宛在今猶什襲藏之彭苦以故相共嘆咤媼娘縱體入懷哽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棄遂捨念此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約未嘗一日去心卿倘有意則瀉囊貨馬所不惜耳詰旦告公子又稱貸於別駕千金削其籍携之以歸偶至別業猶能識當年飲處云

異史氏云馬而人必其為人而馬者也使為馬正恨其不為人耳獅象鶴鵬悉受鞭策何可謂非神人之仁

愛乎即訂三年約亦度苦海也

堪輿

沂州宋侍郎君楚家素尚堪輿即閨閣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兩公子各立門戶為公卜兆聞能善青烏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術士召致盈百日日連騎徧郊野東西分道出入如兩旅經月餘各得牛眠地此言封侯彼言拜相兄弟兩不相下因負氣不為謀並營壽域錦棚彩幢西處俱備輓輦至岐路兄弟各率其屬以爭自晨至於日昃不能決賓客盡引去昇夫九十易肩用憊不舉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鳩工構廬以蔽風雨

兄建舍于家留役居守弟亦建舍如兄也再建之三年而
成村焉積多年兄弟繼進嫂與弟始合謀力破前人水火
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擇兩地並言不佳遂同修聘贊請術
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具圖呈閨闈判其可否日進數圖
悉疵摘之旬餘始卜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弟也曰是
地當先發一武孝廟。楚后三年公長孫果以武生領鄉薦
異史氏曰青鳥之術或有其理而癖而信之則痴矣况
負氣相爭委極路側其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異以
地理福兇孫哉如閨中究若真雅而可傳者矣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餘里每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固皆感重南少頃主人出邀踟躕甚恭入其舍斗如客既坐主人始操尊殷勤沏掃既而潑蜜為茶命之坐始啟坐問其姓名自言拜章姓竇未幾進酒烹雞給奉周至有筭女行次時止戶外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兩股既歸繫念茶炊越日具粟帛往醉借此階進是後常一過竇時携肴酒相與留連女漸稔不甚避忌輒奔走其前視之則低鬟微咲南益感焉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值竇不在坐良久女出應客南捉臂狎之

女慙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肯？倨凌人也。」時南失偶，便揖之曰：「倘獲情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天曰：「以堅永約。」女乃允之。自此為始，暇竇他出，即過繾綣。女復之曰：「桑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悵懷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以為榮。當無不諧，宜速為訂。」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耦。姑假其詞，以因循之。會媒來議婚，于大家初尚善。既聞貌美，毋財豐，志遂決。女以體孕，催併益急。南遂絕跡不往。無何女臨產，產一男。父怒榜女，亡以情告。且言南要我矣。竇乃釋女，使人問南，亡立却不承。竇乃棄兒，益扑女。女暗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置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遂抱

以奔南歎閉而告閹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即不念我。寧不念兒耶。閹人具以達南。戒勿入女倚戶。悲啼五更。始不復聞。至明視之。女抱兒坐殯矣。竇忿訟之上官。悉以南不義。欲罪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其大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負心郎。若許我。必殺之。大家貪南富。卒許之。既親迎。奩妝豐盛。新人亦始好。然喜悲終日未嘗觀歡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淚。問之亦不言。過數日。婦病至。入門便溺。南未寤。聞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曰。適於后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女聞言。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竇女。急至后園。新婦果自縊死。駭

極往報審已發女塚棺啓尸凶前怨未滅倍益恠怒復訟
於官已因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餽實哀令休結官亦
受其賕囑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無
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禮會
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悉送歸
夫家去一日有媒導一輿至自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
謂南曰選壻之事已急倉卒不能如禮且送小娘子來問
何無客曰諱有查妝相從在右耳姬草已逸去南視亦風
致遂與諧笑女悅頸引帶神情酷類審心中作惡第未
敢言女登榻引被幃首而眠亦謂新人常態弗為意日飲

昏曹人不至始疑得被問女而女亦奄然冰絕驚怪莫知其故馳俾告曹上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為異時有姚孝廉女新葬隔宿為盜所發破棺失尸聞其異詣南所徵之果其女啓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上因南屢行無理免之坐發塚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况誓于初而絕于後乎。慧於室聽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梁彥

徐州梁彥患鼾嚏久而不已一日方卧覺鼻竒痒遽起
大嚏有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約指頂大又嚏又一
枚落曰嚏九落四枚蠢然而動相聚互嗅俄而强者蓋弱
者以食上一枚則身頓長瞬息吞併止存其一。大於鼾鼠
矣伸舌周匝自舐其吻梁大愕踏之物緣襪而上漸至股
際捉衣而撼擺之粘據不可下頃入衿底爬搔膏肓大恠
急解衣擲地捫之物已貼伏腰間推之不動指之則痛竟
成贅厖口眼已合如伏鼠然。

龍肉

姜太史王璣言龍堆之下掘地數尺有龍肉充牣其中任
人割取但勿言龍字或言此龍肉也則霹靂震作擊人
而死太史曾食其肉實不謬也